

那坡鸟鸣

本报记者 赵晓霞



左图：那坡明星鸟种灰腹地鸫。

林秀文摄

下图：林秀文（中）和鸟友在一起观鸟。

林秀文供图



边境小城的鸟鸣

这是那坡县第一次举办观鸟大赛。那坡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杨建锋全程参与了大赛的筹办工作。在筹备初期，他是有疑虑的——“那坡是边境县，是黑衣壮故乡，是八角飘香的地方，这些名片我们讲了太多。观鸟呢？真的有人愿意千里迢迢跑到中越边境来看鸟吗？”

实践是最好的答案。从打磨方案到看着选手整装待发，再到在大赛闭幕式上听到“259种有效鸟种”的成绩公布，这几个月的经历，让杨建锋对脚下这片熟悉的土地有了全新的认识。

“我从未想过，一座边境小城，会以鸟鸣的方式被重新定义。”杨建锋感慨道，“我低估了那坡，也低估了鸟的魅力。”

他清晰地记得，比赛期间，一支来自云南的参赛队在德孚县级自然保护区蹲守两天，只为拍到金冠地鸫的一个清晰镜头；一位60多岁的北京选手在弄民村的山路上摔了一跤，爬起来第一句话是“没事，鸟还在”……这些瞬间让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，那些在林间跳跃的小生命，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。

对广西鸟友来说，那坡并不是一个新的观鸟地，而是已被关注多年的观鸟宝地。

从2015年开始，住在南宁的莫国巍每年都要去那坡观鸟，至少一个季度去一次。“那时候到那坡观鸟，既没成熟路线，也没系统攻略，相关的信息都来自鸟友的零散观察。口口相传，那坡开始被越来越多的鸟友提起，不再是‘有人去过’，而是变成一个可以被明确指认的观鸟地点。可以说，观鸟比赛是应时而生。”莫国巍说。

莫国巍向记者提供的中国观鸟记录中心的数据显示，2018年那坡县的观鸟记录仅有8条，而在去年，这个数据达到9032条，“这很直观地反映了到那坡观鸟的热度变化”。

那坡的吸引力也反映在此次观鸟大赛发布的数据上——全县鸟类记录总数

跃升至371种。10种本地名录以外的新鸟种被记录，其中，黑颈长尾雉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。“这些数字背后，是那坡几十年生态保护的积淀，是大山深处沉默已久的生态家底。”杨建锋说。

那坡县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原局长梁必政给出了更多的佐证。“近年来，那坡县不断建立健全各项护林制度，加强涉林案件执法；多部门联合执法，从源头、运输、市场全链条打击非法捕猎贩卖鸟类及非法木材采运，筑牢保护防线；同时加强生态修复。数据显示，‘十四五’以来那坡县累计退耕还林1.4万亩，建设生态廊道122公里，划定多个边境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保护区，为鸟类提供了更稳定的栖息环境，由此成为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。”梁必政说。

本届观鸟大赛的理念是“全域观鸟、全民护鸟”。在梁必政看来，赛事的举办以及赛前赛后的科普，推动识鸟、爱鸟、护鸟成为社会共识。“直接的影响是让大家明白，观鸟要科学，不能干扰鸟类自然行为。”

那坡有个“林叔”

那坡的鸟鸣“被听见”，并非始于这场举办于春天的观鸟大赛。出现在开幕式上的“林叔”就是最早的推动者之一。这位年逾七旬的老人被称为“那坡观鸟发起人”，在9年间拍摄了上万张那坡鸟的照片，记录了280余个鸟种，其中含20多个广西新记录，如大仙鹑、绿宽嘴鸫等。

“这些影像数据不仅被纳入当地生物多样性数据库，更吸引了不少外地鸟友来那坡。”梁必政说。

“林叔”名叫林秀文，是一名摄影爱好者，最开始时，镜头中记录的多是家人日常与山野风光，偶尔也会捕捉到鸟的身影。转折发生在2016年，一个偶然的契机，林秀文在广西南宁市人民公园，看到有人在专注拍鸟，便被镜头里灵动的鸟吸引，由此入了观鸟的“坑”。为了拍好鸟，林秀文把镜头、三脚架、相机都换了一遍。

2017年4月的一天，林秀文像往常一样，将面包车在山林的路边一停，打开后车门，挂上一张伪装网，通过网上的小洞观察远处的小鸟。“我正在蹲拍。突然，一只体形很小的鸟到路边的小水塘洗澡，我赶紧拍了下来。”但那时的林秀文观鸟不久，并不认识这只小鸟，便将图片发到鸟友群里，经大家辨认，是不容易拍到的灰腹地鸫，也被视为那坡的明星鸟种。

“灰腹地鸫非常小，它一般不在高的树枝上歇息，而是喜欢在灌丛间飞来飞去。虽然叫声很洪亮，但看见它并不容易。”之后，林秀文连续半个月，每天从早上到下午都坐在同一个地方，去拍这只小小的鸟儿。“每天都要看一下，觉得像是看自己的孩子一样。”

林秀文不仅自己观察、拍摄灰腹地鸫，还带着慕名而来的外地鸟友去拍。当时，在鸟友的心中，林秀文是“一个退休的老头，拍鸟发发朋友圈”。后来大家才发现，他有更大的目标。

“我就想在那坡拍鸟，想看看这里到底有多少种鸟。”这种坚守让林秀文的影像记录成了一份鸟类监测的“民间档案”。

渐渐地，林秀文在观鸟圈中的名声越来越大。不少鸟友都知道那坡有个“林叔”。

对林秀文来说，鸟就是他的“孩子”。甚至在除夕、正月初一，他也要到野外探望一下鸟。“一个星期不去看看，



我就会觉得不舒服。”林秀文说。

为观察长尾阔嘴鸟的繁殖过程，林秀文和家人扛着三脚架连续一个月到山里，搭起高台，记录下了从亲鸟育雏到幼鸟离巢的过程。幼鸟飞离那天，他睡过了头，没能拍到，至今提起仍觉遗憾。这份极致的热爱，让他被越来越多的鸟友知晓。

随着请林秀文带着观鸟的人越来越多，在鸟友的建议下，他经过分析选址，在距公路不远的地方，建了一个小小的鸟类监测点。“主要为鸟友提供一些相关信息，比如来这个监测点的鸟主要是哪些种类，大概什么时候来，等等。”

一位来自北京的鸟友张老师，知道了林秀文的故事，捐出1万元，希望能在百南乡弄民村弄歪屯再建3个鸟类监测点。

观鸟大赛进入第二天的晚上，记者在林秀文的家里见到了他。他指着院子里的十几棵樱花树颇为得意：“你看，这些树中，有的花谢了，有的还刚开。樱花花蜜能吸引鸟儿，我就专门选了花期不同的树，这样一来，几个月总有树在开花，鸟就常来。”他的朋友接了一句：“这就是一幅冬季花鸟图。”

守护飞鸟就是守护家园

在林秀文的影响下，观鸟被越来越多的那坡人了解，老虎跳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主任马朝忠就跟着“林叔”入了观鸟的“坑”。他不仅跟着林秀文观鸟，还和林秀文一起推动那坡观鸟大赛的举办。2023年，马朝忠和林秀文专门到广西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“取经”——了解弄岗观鸟活动的情况。

“为了推动那坡举办观鸟大赛，我和县里汇报过多次，在一次次梳理、交流中终于达成共识。其实，这个过程也是大家对那坡鸟类资源的再认识。”马朝忠说。

推动观鸟大赛举办的同时，马朝忠和林秀文也在推动鸟类监测点的建立。目前，那坡共有8个鸟类监测点，由老虎跳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和德孚县级自然保护区与民间合力，在鸟类活动集中区域设立而成。

其中的4号监测点由弄民村弄歪屯的村民谭秀权看护。常来该监测点的是栗喉鹀——这种小鸟上体呈橄榄绿色，前额为亮黄色，眼圈白色，常常与其他鸟类在树冠层混群活动。“最近常来的是白眉棕啄木鸟……”在4号监测点前，说起那坡的鸟，谭秀权如数家珍。

她还记得，刚接手监测点工作时，面临的巨大挑战是“不识鸟”——既不了解家乡有哪些鸟，也不会辨认具体鸟种。在看护的过程中，谭秀权观察鸟儿的习性，拍下它们的外形，也默默记下鸟名。久而久之，那些曾经陌生的鸟名，对她来说已经变得非常熟悉，4号监测点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鸟友。

与4号监测点相比，1号监测点能观测到特色鸟栗背奇鹑。监测点展示牌就立在

山间公路旁，十分醒目。看护员马振杰今年40岁，此前在广东务工，常年与家人分隔两地。如今，他负责管护1号和3号监测点，实现了陪在家人身旁的愿望。

马振杰也从最初对鸟类一无所知，慢慢熟悉了山林间的各种飞鸟。现在，他最喜爱的鸟是那坡的明星鸟种绿宽嘴鸫。读四年级的大儿子和一年级的小女儿在他的影响下，也爱上了观鸟，手机里存了很多鸟的照片。“孩子们特别喜欢翠金鹑，因为它的羽毛色彩艳丽。有老师问大儿子认识多少种鸟，他骄傲地说有10多种。”马振杰说。

在谭秀权与马振杰看来，守护鸟类监测点，不仅能陪伴家人，还能守护家乡的生灵。看着群鸟在山林间自在栖息，越来越多的人因观鸟来到那坡，他们也愈发觉得，守护飞鸟，就是守护家园。

鸟况为什么这么好

“那坡那坡那坡行，观鸟还是那坡好。”这是本届那坡观鸟大赛的主题宣传

语，也是参赛队员实实在在的感受。

“清晨沿路前行，鸟况好得让人满心欢喜。赤红山椒鸟、短嘴山椒鸟、铜蓝鹑是最招摇的存在，在枝头显眼处跳来跳去。小仙鹑也不甘寂寞，时不时从叶间蹦出来，旋即又飞远，却总在某个角落偷偷瞄着你——它大概以为自己藏得很好，没人能发现吧……”在参赛队“峒茶青鸟”队长葱哥的笔下，比赛就是一次和那坡鸟儿们的美好相遇。

据葱哥介绍，他们的队名挺有讲究，结合每个字的含义，表达的是能够看到或者听到更多春日飞鸟的美好愿望。所愿成真，来自湖南长沙和广东深圳的4名队员经过3天的努力，最终以观察记录到195种鸟的成绩获得优胜奖。

在“那年春天”队队员陶春豪的眼中，那坡是中越边境无可争议的观鸟宝地，“每一次深入其境，都不只是鸟种的加新，还是一场沉浸于生物多样性宝库的独特体验”。

那坡的鸟况为什么这么好？从事鸟类研究工作20多年的鸟类研究专家、广西大学林学院教授蒋爱伍认为，独特的地理位置是关键。

据他介绍，那坡处于热带地区向北延伸的过渡带上。东南亚的许多优势鸟种，到了那坡仍能看到，但再往北就不再有。也就是说，那坡相当于热带鸟类在中国分布的边缘地带，这些物种到了这里就“止步”了，这使得那坡成为观察这些边缘分布种的不可替代之地。但那坡海拔较高，又与大部分热带地区不同。它紧邻云南，是广西盆地向云贵高原过渡的区域，因此许多云贵高原的高海拔鸟类也会出现在那坡。

“这样一来，那坡既是一些低海拔鸟种的分布北界，又是一些高海拔鸟种的分布南界。”蒋爱伍说，“正是这种区位优势特性，让那坡形成了极为丰富的鸟类区系组合。既能看到典型的热带鸟种，又能看到云贵高原的物种，还能记录一些跨界而来的边境特有鸟种。”

值得关注的是，那坡的鸟以留鸟为主，是“常住居民”，这也成了那坡观鸟资源稳定且可预期的重要原因。

数据显示，作为北回归线上的生态富集区，目前那坡森林覆盖率74.92%。“2000年我去那坡时，植被状态还不是那么好。后来，随着国家生态保护政策的推进和民众保护意识的提高，情况逐渐改善。现在，那坡拥有老虎跳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和德孚县级自然保护区，为鸟类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条件。”蒋爱伍说。

声名渐起，那坡这座小城和鸟儿的故事该如何续写？

梁必政提醒，需科学规划观鸟线路与承载力，设计分级产品，避免过度干扰鸟类。

蒋爱伍表示，要尽早建立观鸟协会或合作社以及尽快制定详细的观鸟细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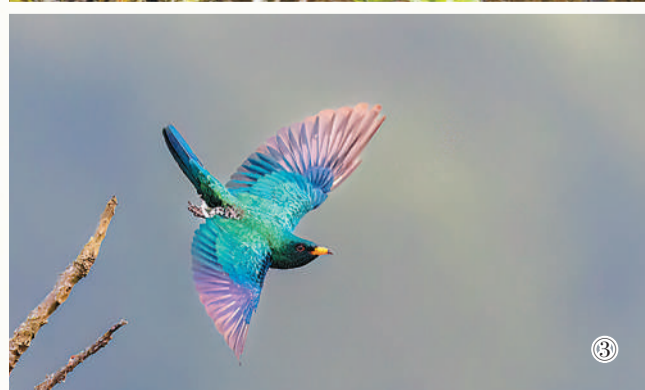
“相关条例规定了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的划分，但还应结合那坡当地的具体情况，进一步细化哪些区域可以开展观鸟活动，哪些区域禁止进入等。把这些‘红线’划清楚，才能避免日后无序发展带来的隐患。”他说。



图①：那坡明星鸟种绿宽嘴鸫。李炯超摄

图②：黑颈长尾雉。黄立春摄

图③：翠金鹑。林秀文摄



日前，那坡县首届“边关羽境·鸟鸣那坡”鸟视界大赛举办。因为参赛选手在比赛中。郭丹丹摄